

• 梦想和朋友，哪个更重要？

# 寻找 发光的树

【德】西马克·比黑尔 / 文 【德】菲德斯·弗里德伯格 / 图 乔振兴 / 译

# 寻找 发光的树

【德】西马克·比黑尔 / 文 【德】菲德斯·弗里德伯格 / 图 乔振兴 /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发光的树 / (德)比黑尔著; 乔振兴译.

—昆明: 晨光出版社, 2015.1

ISBN 978-7-5414-6720-2

I. ①寻… II. ①比… ②乔… III. ①儿童故事 -

德国 - 现代 IV. ①I516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40015号

Baum 532

Text Copyright © 2011 by Simak Büchel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2011 by Fides Friedeberg

Original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by DIX Verlag under the title of Baum 532

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-LINK International LLC

(www.ca-link.com)

本书中文简体版由DIX Verlag【德】授权云南晨光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出版。未经出版者许可,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、摘录或抄袭本书中的任何内容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: 23-2013-107号

# 寻找 发光的树

【德】西马克·比黑尔 / 文 【德】菲德斯·弗里德伯格 / 图 乔振兴 / 译

选题策划 禹田文化

责任编辑 王林艺 刘冰远

项目编辑 孙 澄 王 莉

版权联系 杨 娜

封面设计 辰 子

内文设计 秦 川

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

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 编 650034

发 行 电 话 (010) 88356856 88356858

开 本 210mm×140mm 32 开

书 号 ISBN 978-7-5414-6720-2

印 刷 北京缤索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 张 1.25

定 价 12.00 元



在卡卡梅加热带雨林里，有一棵标号为 532 的大树。变色龙乌默和卡蒂蒂生活在那棵树最低的枝丫上。虽然两人外形长得很不一样，但他们一直都把对方当成最亲密的朋友。胖胖的乌默一直都很胆小，他经常把自己隐藏在树枝后或树皮的缝隙间。卡蒂蒂和他完全相反，她总是围着乌默忙个不停，还喜欢一路扭着头绕着粗大的树干上上下下地爬。这棵 532 号树就是他们的世界。

最近，植物研究员把一张标着“532”的红色标签钉在了大树的树干上。从那一刻起，乌默和卡蒂蒂就称这棵树为 532 号树。他们都觉得，为大树命名的这一天，是他们有生以来最值得庆祝的一天，因为树林子里天天都重复着同样的事情，几乎没有什么可令人兴奋的。清晨，一只鸟一跃而起，停在了树冠两片耀眼的扇形叶子之间。一只绿豆蝇嗡嗡地飞过，不知道是乌默还是卡蒂蒂，舌头猛地一伸，那嗡嗡声就停止了。在树冠周围，除了嗒嗒声和啾啾声外，就只是些零乱的、叽叽喳喳的叫声。树干周围，偶尔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悄无声息地掠过一只或大或

小的动物。发霉的干树叶和腐烂的树墩覆盖着土地，几只浑身是毛或浑身是鳞片的动物穿过，在一阵簌簌声中消失了。

自从给树标了号码之后，研究员会定期来查看树的情况。每天早晨8点整，就会看见两个男研究员来到这棵大树的树干前。每当这时，乌默和卡蒂蒂都会很害怕，他们赶忙把自己的身体变成和鼠尾草一样的颜色，以免被人类发现。研究员们在一个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几个数字，伸长脖子歪着头，细心地观察着什么东西，就像卡蒂蒂现在的姿势一样。

这时，卡蒂蒂觉得肚子一阵难受，她不得不向上卷起尾巴，让自己舒服些。研究员仍然在树下仔细地边观察边记录。对于两只变色龙来说，研究员的到来让他们的生活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。乌默觉得这是件有意思的事，但卡蒂蒂却不这么认为。自从研究员到来之后，她总感到有些不安。最近，有一个念头经常出现在她脑海中：为什么总待在一个地方生活，不去这附近的其他地方看看呢？每天清晨，当第一束阳光划破天

空，在树枝上投下一个亮点时，卡蒂蒂就迅速爬到亮点里，把自己变成另一种颜色，并在阳光中蜷缩起来。随着阳光移动，她身上每一个部分的颜色都开始慢慢变化，直到太阳落山，阳光在她的身上慢慢褪去，她也没了精神，只能重新等待着第二天的阳光。想到这些，卡蒂蒂不由自主地向上望去，那儿有一片蔚蓝的天空，那儿还有她每天都渴望着的阳光。

于是，卡蒂蒂准备离开这里，去532号树的树顶看看。

“我去了上面之后……”卡蒂蒂在树洞里和好朋友紧紧依偎着，她对乌默说，“乌默……等我去了上面，每天都会看到阳光和天空，每天都会吃到很多甲虫，他们会自己从叶子下面爬出来。”

听了卡蒂蒂离别的话，乌默感到非常害怕，天已经十分黑了，他悲伤地颤抖着，问好朋友说：“为什么你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不满意呢，卡蒂蒂？现在，我们是没有拥有全部的东西，但我们究竟还需要些什么呢？这里有松脆的蚂蚁、绿

豆蝇，还有树洞，这些就足够了啊。晚上，我们还能在这儿依偎在一起睡觉。”

“不！”卡蒂蒂争辩道，“我们住的这块地方，只是这棵大树的一部分而已，只是一段寒酸的木头，乌默，你瞧，这棵树那么高大粗壮，树冠那儿一定明亮又美丽！可是……”她歪着嘴角失落地说，“等到了我们这里，一切都被过滤了。阳光一缕缕地洒下来，千万条铺在树梢上，但只有极少的光线能穿透枝叶，一直照到我们这来。”

乌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陷入了沉思，他从没想过这些超出他们活动范围以外的事。他只好默默地祈祷卡蒂蒂能改变主意。

然而第二天早晨，卡蒂蒂发现地上有一张圣诞明信片，那是从研究员文件夹里滑落到地上的，明信片上是雪地里灯火通明的巴黎埃菲尔铁塔。卡蒂蒂兴奋得两眼放光，她从树枝上探出头来，喊道：“快看，乌默！快看，我亲爱的小胖乌默！”她的身子在兴奋的叫声中变成了褐红色，“一棵会发光的树，乌默！这棵树太漂亮了！”



乌默向明信片瞟了一眼，若有所思地卷起了尾巴。

“这是一个预兆，乌默。”卡蒂蒂的目光从明信片上移开，紧紧盯着乌默暗黑色的头。

“这是给我的预兆！”卡蒂蒂神秘地放低声音说，她的目光又从乌默身上回到了明信片上的埃菲尔铁塔。她转过身，开始全神贯注地向上爬，朝着532号树的树冠，那片充满阳光的地方爬去。

“也许……”她边爬边低声说，“也许等我爬到树顶之后，就能看到明信片上的那棵会发光的树，乌默！”卡蒂蒂加快速度向上爬，激动地望着乌默咽了口唾沫：“我一定要爬上去瞧瞧，乌默！我一定要！”

乌默只是微微晃了下脑袋，任由身子变成树枝的颜色，把自己藏在枝叶间。卡蒂蒂并没有发现，在她决定去树顶冒险，往上迈出第一步的时候，乌默的眼泪从角鳞上流了下来。

卡蒂蒂决不回头，她一步紧跟着一步、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向上爬。她不知道自己已经走了多远，只是一步步不停地向上爬。上面的路看起

来似乎永远没有尽头，她越爬越高，天渐渐暗了下来。夕阳的余晖在她头顶歌唱，四周的树叶跟着沙沙作响。卡蒂蒂低下头，朝下面瞥了一眼，却只能看到一片漆黑。她放慢脚步，对自己的冒险犹豫起来。

卡蒂蒂忽然感到有些眩晕。“我这么做是正确的么？”她不断反问着自己，脑海里浮现出那棵发光的树，那个图像在脑海里这时已变得模糊起来，她开始怀疑那棵会发光的树是否真的存在。正在卡蒂蒂感到困惑的时候，附近传来一阵说话的声音，似乎就在她头顶那片繁茂的树枝里。

“皮埃尔，你猜甲虫在哪里？皮埃尔？你知道吗？我来告诉你吧，他在一个坚果帽子下面！现在我把这三个坚果帽子打乱次序，皮埃尔……你跟得上我吗？好了！皮埃尔，现在猜猜，甲虫在哪一个坚果帽子的下面？”

“我选右边的坚果帽子！我打赌一定是，雅克，甲虫就在右边！”

听着这些对话，卡蒂蒂惊讶极了。是谁在那

里说话？她决定先弄明白这件事，再继续自己的冒险旅途也不迟。这段关于甲虫的对话，让卡蒂蒂不由自主地流起了口水。于是，她快速朝那里爬去，还兴奋地卷起了舌头，下颚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。她爬到附近的一块树皮上，终于看见了声音的来源——是两只疣猴。卡蒂蒂弓起身子，来到他们面前。疣猴的地盘里散乱着一堆报纸，还有从人类那里捡来的帽子、杯子、衣服、华丽却不值钱的首饰等等。这里被密密麻麻的树叶笼罩着，他们蹲在一盏孤零零的煤油灯下，全神贯注地玩着猜甲虫的游戏。卡蒂蒂猜想右边的那只猴子就是雅克，他的头上系着一条红手绢，一根手指指向面前的一只坚果壳——那就是他们说的“坚果帽子”。

“你确定吗，皮埃尔？确定了就不能再反悔了哦！”

“当然，我确定了，雅克！这还用怀疑吗？甲虫肯定就在右边这个坚果帽子底下！”

皮埃尔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坚果壳，卡蒂蒂看见他的嘴里衔着一个老烟斗，时不时皱起鼻子吸口烟。



“嗯，确定是右边的坚果帽子，对吗，皮埃尔？瞧好喽！”

雅克说着，迅速地掀开了盖着甲虫的坚果壳，两只疣猴都瞪大了眼。一瞬间，甲虫刚好从右边飞速钻到了左边的坚果壳底下。雅克举起左边那只坚果壳，亮出一只蓝色的、闪烁着金属般光泽的小甲虫。当再次被盖住的时候，小甲虫愤怒地把翅膀扑扇得沙沙直响。皮埃尔用手捂着脸，懊恼地叹息起来。

“别郁闷，皮埃尔！这就是规则！快把舌头伸出来！”

皮埃尔极不情愿地服从了。他伸出舌头，满脸恐惧地瞥着一只红色的小瓶子，那里面装着让人既幸福又痛苦万分的东西——可怕的辣椒汁。雅克迅速拔下瓶塞，在皮埃尔发抖的舌头上滴了一滴辣椒汁。可怜的皮埃尔，只见他猛地弹起来，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，开始上蹿下跳，他的舌头在凉爽的晚风中颤抖，眼里被呛得淌着眼泪，这让一旁的卡蒂蒂看得目瞪口呆。有好一会儿，皮埃尔一直急促地喘着气，一边颠倒着跳舞，一

边不停地清嗓子。

“哦……”这时，雅克忽然惊呼道，“我的老天！皮埃尔，快看！一只变色龙！”

现在，两只疣猴的目光都聚集在卡蒂蒂的身上。顶着坚果壳的甲虫想趁机逃跑，却被雅克一脚压住了。“你说什么，雅克？那是一只变色龙吗？天哪，太让人意外了！”

“嗨！你们好！”卡蒂蒂紧张地蹭了蹭双腿，对两只猴子说道，“我叫卡蒂蒂，我要沿着这条路去这棵树的最顶上！在那里，我将看到会发光的树，还能吃到最肥的甲虫，他们会自己从树叶下面爬出来。还有……还有许多美妙的事……那么，你们待在这儿干吗呢？”

“我们？”皮埃尔对雅克说，“雅克，你听到了吗？她问了我们一个小问题，她问我们待在这儿干吗？”

“是啊！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呢？”雅克把双手插在腰间，用不快的语气问道，他身上白色的毛发在微微颤抖。

“我知道你们两个小家伙在做什么，你们在

玩坚果帽子……”卡蒂蒂回答对了，两只猴子感到很意外，但又很不服气。

皮埃尔和雅克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笑了起来。那根嚼烂的烟斗从皮埃尔的嘴上掉了下来，消失在黑暗的森林中，再也找不到了。

“你刚才说小家伙？我亲爱的？”皮埃尔的脸上露出不服气的坏笑，“好吧，这么叫挺有意思！但是，我伟大的朋友和我，我们才不是每天只玩玩坚果帽子，我们还搞些研究！我们也像人类的研究员那样去探索世界。他们研究森林，我们研究他们！你信吗？”

卡蒂蒂并没有完全听明白，她歪着头想继续听下去。

“雅克和我，我们观察来到卡卡梅加森林的人类，并且还收集他们的东西……”

“你们收集人类的东西？”

“十分正确，亲爱的！我们收集人类的一切杂物，只要我们能找到。每天我们男女老少一起，在人类的露营地里巡逻一次，那是我们的领地。我们在人类的帐篷里仔细翻找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收集来的……”

雅克指着树杈上铺开的一堆东西说：“目前，我和皮埃尔正在试图弄清楚，那些人类研究员是否是高智商生物。”

皮埃尔点头表示同意。

“或许他们根本不是！”他说，“比如，两天前我们第一次发现，研究员在玩坚果帽子的游戏，当时我们并没有马上理解这怎么玩，不过后来明白了。”雅克朝着卡蒂蒂眨眼，又轻轻推推皮埃尔，“这个游戏倒是很有趣，但是一点儿意义都没有，是吧？”

卡蒂蒂似乎不能理解两只猴子所说的那个游戏，因此雅克决定，干脆给她演示一遍。

“过来看这儿，亲爱的！我们有三个坚果帽子……”

“坚果帽子？”卡蒂蒂纳闷地歪起了嘴角。

“就是坚果壳做成的小帽子！”

“它们是帽子？”卡蒂蒂问道。

皮埃尔和雅克摇了摇头。

“是坚果帽子！那些人类研究员强调说是坚果帽子，而不只是帽子！”

“三个坚果帽子……”卡蒂蒂重复道，努力去理解游戏的玩法。

“对！三个坚果帽子，其中一个坚果帽子的下面有甲虫。亲爱的，你看到甲虫了吗？你看着他，他现在在左边那个坚果帽子的下面，现在我要弄混它们，把三个坚果帽子调换次序。”